

探析文学地理学视野下的巴尔虎布里亚特诗歌

乌云斯琴

呼伦贝尔学院，内蒙古呼伦贝尔，021008；

摘要：本文从文学地理学视角探析巴尔虎布里亚特诗歌，指出地理环境深刻影响作家创作与作品风格。研究聚焦呼伦贝尔地区自然地理（气候、物候）与人文地理（服饰、民俗）对诗歌的影响，发现多变气候锻炼了游牧民生存意志，物候变化触发诗人情感表达；服饰文化与民俗活动成为诗歌重要主题。巴尔虎与布里亚特诗歌在主题与表达上独具特色，人文地理环境影响显著，需深入探究。

关键词：文学地理学；巴尔虎布里亚特诗歌；自然地理环境；人文地理环境

DOI：10.64216/3080-1516.25.04.058

文学地理学是一门整合文学研究与地理学研究的交叉学科，以地理视角为切入维度，聚焦于文学与地理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曾大兴教授指出“文学地理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解决文学问题，我们考察文学家所接受的地理环境方面的影响，是为了搞清楚文学作品的地域特点和地域差异，从而搞清楚文学的多样性与丰富性”。对不同地域自然地理环境（包括地貌、生物、气候等）与人文地理环境（包括生活方式、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的研究，能够发掘作家个体的差异性与生活经历的独特性；这些独特性与差异性投射于作品之中，便构成其创作风格与审美的独特性。同时，这一研究也为把握作品地域性与多样性的生成动因提供了线索，有助于更深入地分析文学作品，发现其中隐蔽的深层文学内涵。

1 巴尔虎布里亚特诗歌中的地理环境

作家的成长及其文学创作，与特定地理环境存在深度关联。作家的审美视角、审美态度与审美兴趣，往往外化为文学作品中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书写一地理环境对作家的影响通过文字投射于作品之中，进而形塑其独特的文本特征。

在蒙古族当代文坛中，不仅涌现出诸多著名诗人，各盟市亦生成了彰显地域特色与文化特质的文学作品。而在蒙古族当代文学中，呼伦贝尔地区的巴尔虎布里亚特蒙古文学，堪称具有鲜明文学地理学特征的典型。

1.1 自然地理环境与巴尔虎布里亚特文学

地理环境可分为两部分，一是自然地理环境。各种自然景观、地形、地貌、气候，物候等各种自然因素属于自然地理环境，这些自然因素出现在某一文学作品所描写的特定地理空间中；二是人文地理环境，包括当地的各種人文环境因素，如语言、建筑和艺术形式以及饮食穿戴习惯等。某一地区的生活方式、经济发展样态及文化特征，与当地自然地理环境存在深度耦合关系。自然地理环境不仅形塑当地民众的生活方式与习俗，更推动当地人文地理环境的生成与演化。由此可见，文学作

为以社会生活反映为核心的艺术形态，其创作逻辑与价值指向必然受到地理环境的潜在规训。

1.1.1 气候的影响

气候是指某一地区相对稳定的气候特征及局部天气状况的综合呈现。文学作为人类精神现象的表达载体，本质上归属于精神范畴；而气候作为自然地理要素，是典型的自然现象。二者虽分属不同领域，却存在着相互作用的关系。作家作为连接自然气候与文学创作的中介，气候会从身体与精神两个维度对其产生作用，进而形塑作家个体的生命意识，这种影响以间接方式实现。具体而言，气候对作家身体与生理层面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其健康状态的干预，关涉作家生命的存续状态；而对精神层面的作用，则集中表现为对作家情感取向、审美兴趣的潜移默化形塑。这种精神层面的影响会进一步作用于作家的心理经验，催生其对生命的自我感知，最终外化为独特的生命意识。

呼伦贝尔在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以境内的呼伦湖和贝尔湖得名。呼伦贝尔草原是世界四大草原之一，被称为世界上最好的草原。呼伦贝尔市有汉、蒙、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 42 个民族。巴尔虎蒙古族主要居住在呼伦贝尔市的巴尔虎三旗，即新巴尔虎左旗、新巴尔虎右旗和陈巴尔虎旗。巴尔虎蒙古部是蒙古族中最古老的一支，巴尔虎草原也是因到这里驻牧的巴尔虎蒙古部而得名。它是呼伦贝尔唯一一家以展现原生态巴尔虎民族、民风、民俗为特点的草原。布里亚特人属蒙古族分支，又称布里亚特蒙古人，居住在内蒙古自治区的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境内的锡尼河两岸。呼伦贝尔市气候分布特点以大兴安岭为分界线。气候类型分为以岭东区为季风气候区，岭西区为大陆气候区。从年降水量类型看：岭东区为半湿润性气候，年降水量在 500—800 毫米；岭西区为半干旱性气候，年降水量为 300—500 毫米。全市气候的总特征呈现为冬季寒冷干燥，夏季炎热多雨。年温度差、日期温差大。这中多样性和多变性的气候给牧民带来了很大的生存挑战，使他们变得坚强起

来。所以他们对人生的无奈持着从容的态度。因此在诗歌作品中表现出来一种较强的生存意志。在策·孟克苏荣《雪灾的恐惧》一诗中写到：“雪灾阴沉着脸/厚实的雪漫过草场/柴达木草原成了雪原/雪灾正啃噬畜牧的命/雪片没完没了地飘旋/雪下的越来越厚/寒风像风车似的呼啸/铠甲般的雪越冻越僵/连草尖儿都埋进了雪底/老天眼睁睁看着牲畜啃冰碴/冰刀似的寒风要剥掉畜牧的皮/连羊圈都没逃出冰雪的埋葬。

毕·米嘎木尔《今年的秋天》中：“秋气漫过草原\狼群暗藏在草原\秋夜的守夜人\寒风中守护\偶尔晒会儿太阳\牧羊人就蜷成团\秋营地的女人\开始收集羊粪蛋儿\今年的秋,来得太早了”。

因为这样变化无常的气候影响,生活在这里的牧民形成了较强的生存意志和坚强的气质人格。多样性和多变性的气候锻炼了游牧民族的生存意志。相比生活在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游牧民跟自然界的联系更密切的,对自然的依赖更加突出和紧张的。他们在遭遇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的过程中,形成了坚强不屈的个性,养成了与自然息息相通的能力。

1.1.2 物候的影响

学者们把物候成为“大自然的语言”。物候指的是“受气候条件的影响而出现的以一年为周期的自然现象。”其主要包括三类。第一类是植物物候。主要包括两个内容,一是植物的四季生长变化;另一个是农作物的生长情况以及季节特点;第二类是动物物候。包括各类动物、鸟类以及昆虫的活动情况;第三类是气象水文物候,包括四季的各种天气现象。四季都对对应着相应的物候,这种不同的物候现象源于气候的变化。因此,在自然地理环境中,气候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是引起物候变化的根源。

气候影响物候,物候决定了人类的生活生产方式,进而决定了不同的人文环境,最后不同的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被不同的文学作品为题材。所以气候,物候与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不可忽视的。人生活的自然环境条件在不断地变化,四季气候的变化中产生物候的变化,从而引起人类的情绪变化。因此可以用气候对文学的影响,从而可以把文学中呈现的作者情绪用物候现象来解释。

在照·普日布扎布诗歌《花·蝴蝶》中:“霞光漫过草原时/花朵从绵土中探出头/素净的瓣儿裹着风/最念的,是那只蝴蝶。用蕊心的软红小唇/和它把秘密轻吐/绸缎般的花蕾/正慢慢舒开瓣子。”草原气候催生了诗中独特物候:霞光的暖、绵土的软滋养出素花,蝶与花的私语恰是气候赋予的季节共鸣。诗人借这些气候衍生的意象,将草原气候里生命的温柔互动,化为最本真的情感书写——自然气候不仅是背景,更是诗中生命与情的根源。

包热其《鹤》中“云,阵阵飘悠/轻柔的抚摸着天空的额头/水鸟踏上迁徙的征途/目睹它们的离去/眼眶盈满哀愁的露珠/心底痴痴祈愿,秋天啊/你莫要来赴这场离别之约/甚至向娇艳的花朵苦苦求情/家乡的湖畔,鸟儿们喧闹啁啾/那嘈杂声,宛如一双双悲伤的泪眼在诉愁/凝望着这愈发荒凉的湖面/一种没有母亲庇佑的孤独”。秋的气候触发水鸟迁徙、湖面荒凉,诗人的离别愁与无母孤独,恰是气候催生的物候体验;气候成了情感与文学表达的自然根源。

1.2 人文地理环境与巴尔虎、布里亚特诗歌

除了呼伦贝尔的自然环境之外,还有呼伦贝尔独特的人文环境对巴尔虎布里亚特蒙古诗歌的影响很深远。呼伦贝尔优美的风景和独特的民俗地理,地域化的语言,原生态的生活方式,一度成为巴尔虎布里亚特诗人创作的人文地理背景。呼伦贝尔的人文地理环境不仅提升他们诗歌作品的历史文化内涵,进而影响到他们创作内容和创作理念。巴尔虎布里亚特蒙古诗人们以呼伦贝尔地区的巴尔虎布里亚特人为描写对象,自然环境方面有当地的自然景观和气候特点;人文环境方面有当地的生活、习俗等。通过巴尔虎布里亚特蒙古诗人的诗歌创作,这些独特因素在诗歌中清晰地体现出来了。

人文环境也称为社会环境,是一种无形的环境,以隐蔽的形式在社会本体中存在着。自然地理环境决定了作品里“某个地方”的外在样子,比如风景、气候等直接看到的特点,而人文地理环境则塑造了这个地方文化内涵,如当地人的生活习惯、习俗等内在的东西。曾大兴教授在《文学地理学》书中,把人文地理环境分为广义和狭义的人文地理环境。狭义的人文地理包括一个地方的与人类活动和生活习惯有关的民俗习惯,生活方式,语言等民俗地理。狭义的人文地理对巴尔虎布里亚特诗人诗歌创作的影响更加清晰。巴尔虎布里亚特诗人笔下,巴尔虎布里亚特人的穿戴习惯,节日习俗和方言土语等都被书写。

1. 服饰方面:在传统的服饰方面,巴尔虎布里亚特诗人的诗歌里有明显的体现。布里亚特蒙古人的服饰别具特色,样式美观大方。男人春、夏、秋三季头戴呢子尖顶帽或前进帽,身着长袍,腰束绸带,足蹬马靴。女子则头系绸巾,未婚女子多身穿溜肩式长裙,前胸打褶。已婚女子身着肩部打褶的长袍。肩部是否打褶,成为女性已婚、未婚的醒目标志。两种袍服均不系腰带,与常见的蒙古袍样式相比,别富韵致。冬季,男女均头戴尖顶红缨帽,脚蹬马靴,身着皮袍或长裙。男子腰束绸带,女子则在长袍之外再罩一件皮、棉坎肩。在博·巴拉拉《我的锡尼河布里亚特》一诗中“头戴貂皮帽/手戴羊皮套/身穿狼皮袍/脚蹬镶边靴/镶宝银刀挂橘绸腰带/锦缎长袍、貂皮袖头/萨格斯、苏布、尤登帽、马靴/对

襟短马甲/彩条的镶边/尖顶红缨帽/带饰袍子/纯银头饰/镜子、点火石/巧手闻名的/我的锡尼河布里亚特”。从这儿可以看出布里亚特蒙古人居住的呼伦贝尔地区春夏秋冬四季分明。在服饰制作上也遵循了此自然规则,夏季袍服主要为轻薄的面料,配有雨天穿着的呢子面料的苏布和尤登帽,冬季严寒的天气,主要以羊皮袍等皮毛制作,对应了草原夏季炎热,春秋季节阴凉,冬季寒冷的特征。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呼伦贝尔地区巴尔虎袍服已成为经典的、具有代表性的蒙古族袍子之一。巴尔虎服饰主要由帽子、袍子、靴子、腰带及配饰几个部分构成。如在巴·图布新吉日嘎拉《蒙古袍》中“三道镶边/像雨后的彩虹/细长扣袷/像照射的阳光/白色银扣/似闪光珍珠/好看的绸缎腰带/似丝绵哈达/羊皮答乎/严寒中保暖/真丝缎夏袍/炎夏再热也凉”。诗歌描绘巴尔虎蒙古袍,从镶边、扣袷等服饰元素,展现巴尔虎蒙古人文特色,其材质适应草原气候,体现地域环境与民族文化在服饰上的融合。

2. 那达慕方面:文学是反映社会生活。社会生活中的民俗风情都起源于民间,从民间发展到如今。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认为“文学作品通过讲述人的生活来传达作者的思想感情以及观点。而人们的生活文化主要通过民俗表现出来。因此,文学与民俗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这是一种自然的现象。民俗普遍具有历史传承的特点,通常为世代相传。”位于内蒙古东北部的呼伦贝尔是一个民族历史悠久,民俗文化十分丰富的多民族地区。在呼伦贝尔巴尔虎草原和锡尼河两岸以放牧为生的巴尔虎布里亚特蒙古人以传统的游牧生活为主。这种生活方式也决定了他们的有些习俗,生活方式。蒙古族的祭敖包、那达慕大会、鄂温克族瑟宾节、达斡尔族鲁日格勒节、俄罗斯族的巴斯克节等传统的节日是居住在这里的少数民族的主要节日。摔跤是蒙古族人民最隆重的竞技活动之一,其中巴尔虎陶力亚特搏克2013年,被列入第四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扩展名录。“陶力亚”一词来源于巴尔虎战士参军打仗时,双膝上配带的圆形铜制片,即额布德格陶力,后转变成巴尔虎搏克的专用名词,在呼伦贝尔地区沿用至今。在哲·斯仁德楞《巴尔虎陶力亚特搏克手》一诗中:“神山宝格达/迎接日出/巴尔虎草原上/伊希根搏克有名/陶力亚、卓都格/未染尘土的摔跤手/有猛虎般的力气/陶力亚光芒四射/搏克的技能/一个接一个/搏克手的技巧/一连一个”。诗歌以巴尔虎草原、神山宝格达为地理场域,聚焦陶力亚特搏克手,歌颂其摔跤技能,呼应那达慕文化内核,地域空间与人文竞技交融,彰显蒙古族尚力的传统精神。

哲仁嘿是巴尔虎蒙古族传统民间舞蹈,内蒙古自治

区第一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意为跳黄羊圈。巴尔虎人十分爱戴黄羊,并视之为吉祥之物。哲仁嘿舞蹈即受黄羊结圈的启示而创作产生。其内容主要反映“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友爱和巴尔虎人们世世代代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展现出巴尔虎蒙古族人开朗、诚实、耿直的性格和自娱时的欢乐情绪”。

在都亚德道尔吉《哲仁嘿~波仁嘿~》中:“从前相见时/我们总跳起哲仁嘿/围着篝火/再跳起哲仁嘿/劳动的累/心里的愁/都瞬间散了/它还会把/命中的爱人/送到身旁/围着火堆手拉手的/古老舞蹈啊”。哲仁嘿舞蹈源于蒙古民族自古以来的游牧业生产及生活方式,具有浓厚的草原气息和民间文化艺术价值。

总的来看,从文学地理学视角审视,巴尔虎与布里亚特诗歌的创作特质可从自然地理环境及人文地理环境双重维度展开剖析。呼伦贝尔独特的地理位置、复杂的地形地貌以及多变的气温气候等自然要素,在诗人作品中虽有所映射,却呈现出表征模糊、平庸化及过度综合化之倾向。相较而言,人文地理环境在巴尔虎与布里亚特诗人的诗作中彰显更为显著,不过其聚焦点主要置于服饰文化及民俗特色活动之上。总体观之,巴尔虎与布里亚特诗歌在题材选取与表达手法上,与小说类文本存在明显差异。故而,在基于文学地理学角度的分析进程中,存在诸多与预期分析框架不相契合的因素,不可轻易忽视。

参考文献

- [1]曾大兴:文学地理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局,2012.
- [2]曾大兴,夏汉宁:文学地理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3]曾大兴:物候与文学家的生命意识——论气候影响文学的途径[J].学术研究,2005(06).
- [4]钟敬文:民俗学概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
- [5]<https://www.nmgqq.com.cn>.
- [6]包·布仁:呼伦贝尔诗选,呼伦贝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9.

作者简介:乌云斯琴,女,1987年出生,蒙古族,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蒙古族当代文学。

课题:1.呼伦贝尔学院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专项课题“文学地理学视野下的巴尔虎布里亚特文学研究”(2022XKJSYB03)成果。

2.呼伦贝尔学院博士基金项目“地域文化视野下的呼伦贝尔文学”(2021BS02),阶段性成果。